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六號註冊照執

蔡東藩 著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33)

蔡東藩著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西龍先生說：「我們通觀清代史，覺得他以新興的強健的滿洲民族爲骨子，以有數千年來的教養和文化的漢民族爲肌肉合成一體，對外則拓展了歷代以來廣大無比的版圖，把平和給了諸民族；對內則整理了人類的至寶的文化。假使沒有這個清代的建設，那末，亞細亞因西力的東漸，現在果該成了個什麼樣子？清代的文助武功，豈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偉觀？然而正因為清代史宏大而複雜，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清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加困難。清代通史雖是非常切要，但從來公諸於世的作品，無論是那一國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觀的，止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從前邵陽魏默深先生刻好了他作的聖武記，才兩年工夫，就發現自己許多錯誤，他慨然道：「學問之境無窮，未審將來心口又復奚似？災梨之悔，豈有既哉！」清代人來記清代的事，便有此嘆。後人來負擔全部的工程，是多麼難的事！

清史館所修的清史稿，雖然成書，但是不能算做定稿，而且現在還封閉着。此外祇有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是一部鉅製，然而仍未完成全部。蔡東藩先生這一部清史演義，屬稿在蕭氏以前，可以說：此書是關於清史惟一的一讀物了。此後清史定有重修的一日，但蔡先生此作，定然能家喻戶曉，獨能傳播民間的。因為後此之作，日益縝密完備。假使要淺顯簡明，那與演義便不能相提並論的了。不過坊間往往喜歡利用低級趣味，寫許多宮閨的傳說，有些是加以推想，迎合下流心理，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清宮尤爲一般人所豔稱的，而蔡先生很慎重地下筆，絲毫不苟。現在據開國方略，將一般神話的傳說表明，爲讀演義者之一助。「清之先姓愛新覺羅氏，發源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雄觀峻極，扶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一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渾三江之水出

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渾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產珠爲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格里，相傳有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求晚。」言已，別去。季女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舢乘之，母遂凌空去。舢順流至河步，乃登岸，折柳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讎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男，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乎爲昇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盡息爭，推此人爲國主。」於是妻以女，奉爲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白山之東俄漢惠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日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爲枯木，中道而返，乃得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戒勿殺害云。」以下數傳，遂至肇祖原皇帝。讀者試以演義比勘讀起來，可知蔡先生言之有據，而能提高讀者的趣味，尤爲難得的了。

乾嘉時代，歐洲之文藝復興，在中國史籍中可放一異彩。咸同兵事，所謂曾左「中興」，也自有其精神與地位。這些爲近世史家所樂道，而不免於偏見的作者，能固守其客觀性，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很心平氣和的爲之估價。此亦最難得的學者的態度。至於外交日迫，內政日隳，使清室不免於滅亡，這一般逐漸的暗進的光景，作者以極宛轉的筆調，鍍針引線似的細密的表達出來，讀者試以後面的民國演義參讀一過，可知此書是如何慎重出之的了。

自序

革命功成，私史雜出，排斥清廷，無遺力；甚且撫拾宮闈事，橫肆譏議，識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無失德也，則垂至億萬斯年可矣，何至鄂軍一起，清社卽墟？然苟如近時之燕書鄂說，則罪且浮於秦政隋煬，秦隋不數載卽亡，寧於滿清而獨永命，顧傳至二百數十年之久歟？昔龍門司馬氏作史記，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見解之高超，爲班范以下諸人所未及，而後世且以謗史譏之，烏有不問是非，不辨善惡，並置政教掌故於不譚，而徒采嫫婁鄙俚諸瑣詞，靡雜成編，卽謂翻然自稱史筆乎？以此爲史，微論其穿鑿失真也，卽果有文足徵，有獻可考，亦無當於大雅勸善懲惡不足，嚮奸導淫有餘矣。

鄙人自問無史才，殊不敢妄論史事，但觀夫私家雜錄，流傳市肆，竊不能無嫌於心，愾然思有以矯之，又自媿未逮；握槩操觚者有日，始終不獲一編，而孰知時事忽變，帝制復活，籌安請願之聲，不絕於耳，幾爲鄙人所不及料。顧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論，胡人大種，說本不經，衛女狐綏，言多無據，鑒清者但以爲若翁華胄，夙無穢聞，南面稱尊，非我莫屬，而攀鱗附翼者，且麀集其旁，爭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賞，幾何不易君主爲民主，而仍返前清舊轍也。

竊謂稗官小說，亦史之支流餘裔，得與述古者並列，而吾國社會，又多歡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無艱僻淵深之慮。書籍中得一良小說，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忤忤，爰始屬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紀元起，至宣統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間之事實，擇其關繫最大者，編爲通俗演義，幾經蒐討，幾經考證，鉅政固期覈實，瑣錄亦必求真，至關於帝王專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爲炯戒，成書四冊，凡百回，都五六十萬言，非敢妄擬史牘，以之供普通

社會之眼光，或亦國家思想之一助云爾。稿甫就，會文堂迫於付印，未遑修飾，他日再版，容擬重訂，閱者幸勿諒我疎略也。是爲序。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古越蔡東藩自識於臨江書舍。

清代世系圖

●清太祖愛新覺羅氏努爾哈赤^{十一年} ●太宗皇太極^{十七年} ●世祖福臨^{十八年} ●聖祖玄燁^{六十年}

●世宗胤禛^{十三年} ●高宗弘曆^{六十一年} ●仁宗顥琰^{二十五年} ●宣宗旻寧^{三十一年} ●文宗弈訥^{十一年}

●穆宗載淳^{十三年}

●德宗載湉^{三十四年} ●宣統帝溥儀^{三年}

目錄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一
第二回	喪二祖誓師復讎	合九部因讎致敗	五
第三回	祭天壇雄主告七恨	戰遼陽庸帥覆全軍	一一
第四回	熊廷弼守遼樹績	王化貞棄塞入關	一七
第五回	猛參政用礮擊敵	慈喇嘛偕使傳書	二四
第六回	下朝鮮貝勒旋師	守甯遠撫軍奏捷	三〇
第七回	爲敵作僂滿主入邊	因間信譏明帝中計	三六
第八回	明守將獻城賣友	清太宗獲難稱尊	四二
第九回	朝鮮主稱臣乞降	盧督師忠君殉節	四八
第十回	失輜重全軍敗績	迷美色大帥投誠	五四
第十一回	清太宗賓天傳幼主	多爾袞奉命略中原	六一
第十二回	失愛姬乞援外族	追流賊忽死雙親	六七
第十三回	闖王西走合浦還珠	清帝東來神京定鼎	七五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報國	屠揚州碧血流芳	八一
第十五回	棄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遺臣死義	八七

第十六回	南下歷兵明藩覆國	西征奏凱清將蒙誣	九三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粵西存殘局	殉偏疆巖下表雙忠	九九
第十八回	勦新儀太后聯婚	報宿怨中宮易位	一〇六
第十九回	李定國竭忠扈駕	鄭成功仗義興師	一一三
第二十回	日暮途窮投身異域	水流花謝撒手塵寰	一二〇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帥微功	除大慙冲人定計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一三四
第二十三回	馳僞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一四一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爲功	諸強藩束手聽命	一四八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遭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一五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一六三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閣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一七〇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家嗣被黜	罹文網名士沈冤	一七六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一八二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一八九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驅除叛酋	頒殊諭慘戮同胞	一九六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駢戮	鴻罹魚網族姓株連	二〇二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	二〇九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進平苗穴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兩帥受嚴刑
第三十六回	御駕南巡名園駐蹕
第三十七回	滅準部餘孽就殲
第三十八回	遊江南中宮截髮
第三十九回	傳經略暫平南服
第四十回	平海島一將含冤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禪承帝統
第四十二回	誤軍機屢易統帥
第四十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第四十四回	布德揚威連番下詔
第四十五回	撫叛兵良將蒙冤
第四十六回	兩軍門復讎慰英魄
第四十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己
第四十八回	恩慶祥敗死回疆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第五十回	飲鴆毒姑婦成疑案
第五十一回	林制軍慷慨誓師

祝千秋暗促華齡	二一六
降蠻酋二公膺懋賞	二二二
王師西討叛酋遭擒	二三〇
盪回疆貞妃殉節	二三七
征緬甸大將喪軀	二四四
阿將軍再定金川	二五二
定外藩兩邦偪服	二五八
白蓮教倡亂釀兵災	二六六
平妖婦獨著芳名	二七二
整朝綱權相伏法	二七九
擒渠猷馘逐載報功	二八六
勦海寇統帥奏捷	二九三
八卦教煽亂鬧皇城	三〇〇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三〇八
智楊芳誘擒首逆	三一五
勦叛搖欽使報功	三二二
焚鴉片中外啓兵端	三三〇
琦中堂昏庸誤國	三三七

(三册)

第五十二回	關提督粵中殉難	弈將軍城下乞盟	三四四
第五十三回	效尸諫宰相輕生	失重鎮將帥殉節	三五二
第五十四回	弈統帥因間致敗	陳軍門中毆歸仁	三五九
第五十五回	江甯城萬姓被兵	靜海寺三帥定約	三六五
第五十六回	怡制軍巧結臺灣獄	徐總督力捍廣州城	三七二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統除奸	洪秀全糾衆發難	三七九
第五十八回	欽使迭亡太平建國	悍徒狡脫都統喪軀	三八五
第五十九回	略中丞固守長沙城	錢東平獻取江南策	三九二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曾挫威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粵水師衡陽發軔	發援卒岳州鏖兵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湘軍屢捷水陸揚威	畿輔復安林李授首	四一二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圓明園四春爭寵	四一九
第六十四回	羅先生臨陣傷軀	沈夫人佐夫抗敵	四二五
第六十五回	瓜鎮喪師向營失陷	韋楊斃命洪酋中衰	四三二
第六十六回	智統領出奇制勝	愚制軍輕敵遭擒	四四〇
第六十七回	四國耀威津門脅約	兩江喋血戰地埋魂	四四八
第六十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四五六
第六十九回	開外燬失律喪師	締和約償款割地	四六二

第七十回	開國喪長悲國士	護慈駕轉忤慈顏	四六九
第七十一回	罪輔臣連番下詔	勦劇寇數路進兵	四七六
第七十二回	曾國荃力却援軍	李鴻章借用洋將	四八三
第七十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藝	克江甯洪天王覆宗	四九〇
第七十四回	僧親王中計喪軀	曾大帥設謀制敵	四九九
第七十五回	潰河防捻徒分竄	斃敵首降將升官	五〇七
第七十六回	山東圍勦悍酋成擒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五一五
第七十七回	戮權閹丁撫守法	辦教案曾侯遭譏	五二〇
第七十八回	大婚禮成坤閣正位	撤籬議決乾德當陽	五二九
第七十九回	因歡成病忽報彌留	以弟繼兄旁延統緒	五三六
第八十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約	五四四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釀成交涉	中法開釁大起戰爭	五五二
第八十二回	棄越疆中法修和	平韓亂清日協約	五六〇
第八十三回	移款築園撤籬就養	周齡介壽聞戰驚心	五六六
第八十四回	葉志超敗走遼東	丁汝昌喪師黃海	五七二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馬關訂約	市恩索謝虎視爭雄	五七九
第八十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閥	行新政母子生嫌	五八七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臨朝	維黨新六人畢命	五九五

(四册)

第八十八回	立儲君震驚匕鬯	信邪術擾亂京津	六〇一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聯軍入境	見危授命志士成仁	六〇八
第九十回	傳諫草抗節留名	避聯軍蒙塵出走	六一六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兩宮返蹕	出使歸國二女入園	六二五
第九十二回	居大內開耗哭遣臣	處局外嚴旨守中立	六三二
第九十三回	爭密約侍郎就道	返欽使憲政萌芽	六四〇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紅二難競爽	剖心刎頸兩地招魂	六四七
第九十五回	遭奇變醇王攝政	繼友志隊長亡軀	六五五
第九十六回	二顯官被譴回籍	衆黨員流血埋冤	六六二
第九十七回	爭鐵路蜀士遭囚	興義師鄂軍馳檄	六七一
第九十八回	革命軍雲興應義舉	攝政王廟誓布信條	六八〇
第九十九回	易總理重組內閣	奪漢陽復失南京	六八九
第一百回	舉總統孫文就職	遜帝位清祚告終	六九五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開場白若莊著語，寓有深意，讀者其被瞞過。

這聯語是前清時代的官民，每年寫上紅箋，

當作新春的門聯，小子從小到大，已記得爛熟了。曾記小日子，正是前清光緒初年間，當時清朝雖漸漸衰落，然全國二十餘行省，還都是服從清室，不敢抗命；士讀於廬，農耕於野，工居於肆，商販於市，各安生業，其樂承平，彷彿是汪洋帝德浩蕩皇恩。比今日何如？到小子五六歲時，嘗聽父兄說道：『我國是清國，我輩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腦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樣。嗣後父兄令小子入塾，讀了趙錢孫李，念了天地元黃，漸漸把清朝二字，也都認識。至學庸論孟統共讀過，認識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師教小子道：『書中有數字，須要曉得避諱！』小子全然不懂，便問塾師以何等字樣，應當避諱？塾師寫出玄字，曄字，胤字，弘字，顥字，詩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應缺末筆。』又續寫歷字，寧字，淳字，隨卽於歷字，寧字，淳字旁，添寫一曆字，甯字，淳字，指示小子說道：『歷字應以曆字恭代，寧字應以甯字恭代，淳字應以淳字恭代。』小子仍莫明其妙，直待塾師詳細解釋，方知玄字曄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歷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顥字是清嘉慶帝名字，寧字詩字淳字是清道光咸豐同治帝的名字，人民不能亂寫，所以要避諱的。這等塾師也算難得了。

後來入場考試，益覺功令森嚴，連恭代的字，都不敢寫，方以爲大清統一中原，餘威震俗，千秋萬歲，縣延不絕，可以與天同休了。虛寫得妙。誰知世運靡常，興衰無定，內地還稱安靜，海外的風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緬甸，是中國藩屬，被英法兩國奪去，且不必說，清朝原是慷慨得很。忽然日本國與兵犯界，清朝遣將抵禦，連戰連敗，沒奈何低首求和，銀子給他二百四十兆兩，又將東南的臺灣省，澎湖羣島，雙手捧送，日本國方肯干休。過了兩三年，奉天省內的旅

順大連灣，被俄國租佔了去，山東省內的膠州灣，被德國租佔了去，膠州灣東北的威海衛，被英國租佔了去，廣東省內的廣州灣，被法國租佔了去，而且內地的贛山鐵路，也被各國佔去不少。這便叫作國恥。

嗣是清朝威勢全失，外患未了，內憂又起，東伏革命黨，西起革命軍，擾亂十多年，清廷防不勝防；後來武昌發難，各省響應，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復了。自此以後，人人說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罵，甚至說他是犬羊賤種，豺虎心腸，又把那無中生有的事情附會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無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無一非卑鄙醜陋，這也未免言過其實呢。平心之論。我想中國的人心，實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時候，個個吹牛拍馬，說他帝德什麼大，皇恩什麼深，到了清室推翻，又個個批他一錢不值，這又何苦？帝王末路大都如是。小子無事時，曾把清朝史事，約略考究，有壞處，也有好處，有淫暴處，也有仁德處；若照時人所說，連兩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撐到二百六十多年？是極是極，不過轉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濁亂，所以民軍一起，全局瓦解。現在清朝二字，已成過去的歷史，中國河山，仍然照舊，要想易亂爲治，須把清朝的興亡，細細攷察，擇善而從，不善則改，古人說的『殷鑒不遠』，便是此意。揭出全書宗旨何等正大光明，不比那尋常小說家，瞎三話四，亂道是非。

開文少表，且說清朝開基的地方，是在山海關外瀋陽東邊，初起時，只一小小村落，聚羣而居，疊土爲城，地名鄂哩，哩人種叫作通古斯族，他的遠祖相傳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稱爲肅慎國。帝舜二十五年，肅慎國進貢弓箭，史冊上曾見過的。傳到後代，人口漸多，各分支派，大約每一部落，戴一首領，多生得骨格魁梧，膂力強壯，并且熟習騎射，百步穿楊。趙宋時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內第一個出色人物，開疆拓土，直到黃河兩岸，宋朝被他攪擾的了不得。後來蒙古興起，金邦漸衰，蒙古與南宋聯兵，將他吞滅，還有未曾死亡的遺族，逃奔東北，伏處海濱，經過了二百多年，又產出一個大人物來，這個人物，說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天女如何下降，不知與天孫織女作何稱呼？小子尚不敢憑空捏造，是從史籍上繙閱得來：天女生在東北海濱長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幼

名佛庫倫，三人系出同胞，相親相愛，只是塞外風俗，與內地不同，男子往來遊牧，遷徙無常，女子亦性情活潑，最愛游玩。一日，姊妹三人，散步郊原，到了長白山東邊，有一座布庫里山，洞壑清幽，別有一種可人的景致。那時正是春風澹蕩，春日迷離，黃鳥雙飛，綠枝連理，暗藏春色。三人歡喜非常，便從山下蹀躞前行，約里許，但見一泓清水，澄碧如鏡，兩岸芳草茸茸，鋪地成茵，真是一副好床褥。就假此小平，佛庫倫天真爛漫，春興正濃，就約兩姊妹解衣洗浴。浴未畢，忽聞鳥聲嚶啁前來，三人昂首上觀，約有兩三隻靈鵲，彷彿像姊妹花一般，絕妙對偶。就中有一鵲吐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墜在佛庫倫衣上，佛庫倫眼快手快，急忙拾取，視之，乃一可口的食物。是何物耶？試掩卷辨之！他也不辨名目，就銜在口內，兩姊問他所拾何物，他已從口中囁嚅嚅下，模糊答道：「是一顆紅色的果子。」拾到便喫，真是一個半開化的女子。兩姊也不及細問，遂各上岸，著好衣服，緩步同歸。誰知佛庫倫服了此藥，肚子竟膨脹起來，他自己也不知所以，到十個月後，竟產出一男，不但狀貌魁奇，並且語言清楚，佛庫倫不忍拋棄，就在家中撫養。

光陰迅速，襁褓嬰兒，竟作髫年童子，只是佛庫倫無夫而孕，未免惹人議論，幸而窮荒草昧，人迹稀少，始得撫育成。人可見天女之說，本來荒誕。兒名叫作布庫里雍順，係是佛庫倫所取，因他在布庫里山下，食了朱果，以致孕育，所以特地將布庫里三字，作爲兒名，留一紀念。布庫里雍順到了十多歲，穎悟非凡，自念有母無父，當屬何族，遂問他母親佛庫倫。佛庫倫命以愛新覺羅四字。愛新覺羅是長白山下居民的土音，其後布庫里雍順遺裔建一滿洲國，遂相傳爲滿洲語，若作漢文解說，愛新與金字同音，覺羅卽姓氏意義，布庫里雍順的族系，卽此可以明白了。解佛庫倫是否天女，小子也不消細說了。以不解解之。

且說布庫里雍順漸漸長大，也學些騎馬射箭的技藝，閑暇時又在河邊折柳編筏。看官！你道他折柳編筏，是何意思？他是具有大志，暗想窮居草莽，終究沒有生色，若將柳條編成一筏，可以駕筏出游。果然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柳條越編越多，越多越大，居然成了一葉扁舟。布庫里雍順喜不自禁，就輕輕在筏上坐住，順着河流，飄揚

而去。英雄冒險，膽大敢爲，冥冥中亦像有風伯河神，當先引導，竟把那布庫里雍順送到一個安樂的地方。這是樂風破浪的模樣。

原來長白山東南有一大野，名叫鄂謨輝，野中有一村落，約數十百家，這數十百家內，只分三姓，習成強悍，專喜械鬪，因此自相殘殺，連歲不休。近時中國內地村民，亦有好械鬪者，豈亦爲三姓遺風所傳染耶？一笑。一日，有女子汲水，見一柳筏，隨流漂至，其間有青年男子，端坐在內，頓時駭異非常，急忙回告父兄。那時父兄即臨河眺望，果然岸傍有一少年，頭角崢嶸，儀表英偉，不覺失聲道：「這是天生神人！」隨即引之登陸，問從何來。布庫里雍順從容對答，說是天女所生，由長白山下至此。霎時間哄動鄉間，無論男女老幼，一齊出觀，見了布庫里雍順，都道這個好郎君，真正難得。於是各邀布庫里雍順至家，彷彿一桃花源。東牽西扯，幾至大家爭論起來，還是布庫里雍順從旁勸解，說我初到此地，辱承待愛，自當次第謁候。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我與他相見最早，理應先到他家，問候起居。」衆人見他舉止謙恭，吐屬風雅，便個個歎服，一無異言。布庫里雍順就隨了汲流女子的父兄，直至家內。那家格處優待，餉以酒食，飲半酣，座上老人更詳問氏族。布庫里雍順一一還答。老者又問以婚否。布庫里雍順答言未婚。老者即起身入室，半晌間引一少女出室來前。走近視之，雖是鄉村弱質，到也體態端方。未知亦是天女否？仔細端詳，就是汲流女子。老者囑女子對答行禮，布庫里雍順亦離座作答。禮畢，女子轉身入室，老者便對布庫里雍順道：「小女伯哩年將及笄，如蒙不棄，願附姻好。」布庫里雍順不得不推遜一番。老者執意不允，布庫里雍順方與老者行翁壻禮。老者擬擇日成婚，自是布庫里雍順就住在此家。暇時到村中各家問訊，村人見他彬彬有禮，無不歡迎。

到了吉日，一對小夫妻，諧了眷屬，大衆都到老者家賀喜。頓時高朋滿座，佳客盈門，就中有一個白髮朱顏的老丈，對主人道：「好一個小郎君，被你家奪作女婿。」又向衆人道：「這是聖人出世，到吾村內，也算是闔村幸福。吾村連歲械鬪，弄得家家不安，人人耽憂，現在不若奉此小郎君爲主，一切聽他指揮，到可解怨息爭，安居樂業，大